

美国政党重组演变的新特征、动因及影响

刘春朋 王联合

〔内容摘要〕 自2016年以来,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政治基础、议题设置、意识形态及领导框架上经历了显著转型,而2020年和2024年的大选更是助推了这种转型,加速了美国政党重组。其新特征突出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政党与选民关系的重构,反映了选民需求与政党策略的重新匹配;二是意识形态的调整,凸显了两党在核心价值上的分化与演变;三是党内派系的重新整合,显示出内部权力结构的动态调整。驱动这一重组的因素包括两党战略的调整、文化战争的深化、特朗普政治影响的发酵、经济结构的转型,以及社会运动的兴起。短期内,这一趋势将推动美国政治格局的快速重塑,重新分配国内权力;从长远看,政党重组不仅深刻影响美国国内政治生态,还将重塑外交战略、进而持久改变其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与行为方式。

〔关键词〕 2024年美国大选 美国政党重组 民主党 共和党

〔作者简介〕 刘春朋,盐城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中图分类号〕 D7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5715(2025)03-0028-20

随着2024年美国大选尘埃落定,特朗普以绝对优势再次当选。这场大选结果所产生的冲击效应,是2016年以来美国政治极化与政党重组在政治周期中的具体表现。在政治学及政治史研究中,“政党重组”指政党体系内发生的长期且深刻的变革,通常表现为选民群体忠诚度的转移、主要政党议题优先级或选举格局的显著变化。这一现象在美国政治史上具有周期性特征,常常与关键选举及重大社会变革相伴发生。政党重组可呈现突发性(1至4年)或渐进性(5至20

年)特征,而“关键选举”往往成为重组的标志性节点。^①自2016年特朗普首次胜选以来,美国两党在政治基础与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显著加剧。而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无疑是一场“关键选举”,不仅促使两党在选民结构、意识形态、政策议题及领导体系方面发生深刻调整,也标志着自2016年以来,两党在国内影响力、凝聚力和组织能力上的一次阶段性较量。此外,这次选举的结果亦可能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对外关系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

一、美国政党重组演变的新特征

2016年以来,美国政党重组演变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这些特征在特朗普时期尤为突出,深刻影响了共和党与民主党的内部结构和美国整体政治格局。

第一,政党—选民联盟出现“倒置”。根据2024年大选结果,民主党和共和党的选民基础演变进一步加速,传统政党与选民联盟关系自下而上呈现“倒置”。具体而言,民主党的选民基础持续流失,且其投票行为表现出右倾倾向。首先,非裔、拉丁裔和亚裔选民。长期以来,少数族裔一直是民主党的核心支持群体之一,但2016年以来民主党在这些群体中的支持率持续下降。根据盖洛普的民调数据,2021年至2023年间,民主党在非裔和拉丁裔选民中的政党偏好领先优势分别缩小了19%和16%,^②在亚裔选民中的领先优势亦呈现缩减态势。^③2024年大选结果进一步表明,民主党在非裔、拉丁裔和亚裔三大族群中的领先优势继续收窄,分别下降了19%、29%和17%。^④其次,低学历选民(高中及以下)。传统上,民主党被视为代表“普通民众”或“工人阶级”的政党。然而,随着美国选民在文化—身份层面的分歧不断扩大以及政治对立的持续强化,民主党的选民结构

① V. O. Key, Jr., “A Theory of Critical Elec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17, No. 1, 1955, pp. 3 ~ 18.

② Jeffrey M. Jones and Lydia Saad, “Democrats Lose Ground with Black and Hispanic Adults,” Gallup, February 7, 2024, <https://news.gallup.com/poll/609776/democrats-lose-ground-black-hispanic-adults.aspx>.

③ Hope King, “Asian American Support for Democrats Drops over Generations,” Axios, May 31, 2023, <https://www.axios.com/2023/05/31/asian-american-support-democrats-generations>.

④ Nate Cohn, “How Democrats Lost Their Base and Their Messag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5,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25/upshot/democrats-trump-working-class.html>.

呈现明显的精英化趋势,特别是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比例显著上升。据统计,目前 45% 的民主党选民至少拥有学士学位,而 1996 年这一比例仅为 22%。^① 其中,白人民主党人中拥有大学学位的比例从 2008 年的 31.5% 显著增至 2020 年的 52%。相比之下,非白人民主党人在同期内受教育程度虽有所提升,但增幅仅为 11.3%。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影响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拥有大学学位的白人自由主义者在民主党内部的议程设置和政策偏好上拥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民主党的整体发展方向。^② 结果是,低学历选民,特别是非白人低学历选民,对民主党的理念认同感正在逐步减弱。与 2016 年和 2020 年大选相比,2024 年大选中民主党在低学历非白人群体中的支持率进一步下降,分别为 4% 和 12%。^③ 最后,年轻选民(18 至 29 岁)。美国年轻选民多成长于多元化、全球化和数字化的时代,其社会观念更具开放性和进步性。民主党在移民、多元文化及性别平等议题上的立场与这一代人的价值观高度契合,因而长期获得其支持倾向。然而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压力加剧、政治体系信任度下降和候选人吸引力减弱等因素的影响,年轻选民的投票意愿逐渐下降,从而削弱了对民主党的支持力度。根据 2024 年的出口民调,与 2016 年和 2020 年大选相比,民主党在年轻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下降了 1% 和 6%。^④ 为此,民主党内部改革呼声日益高涨。2025 年 2 月 1 日,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选举中,明尼苏达州民主—农民—劳工党主席肯·马丁以 246.5 票击败了得到党内要员和大额捐款人支持的威斯康星州民主党主席本·威克勒。这是自 2011 年以来产生的首位非少数族裔或女性的委员会主席,使得此次选举具有标志性意义;再加上马丁和威克勒均来自中西部,反映出民主党在 2024 年大选失

① Carroll Doherty, "10 Facts about Democrats in the U. S.," August 16, 2024,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4/08/16/10-facts-about-democrats-in-the-us/>.

② Zach Goldberg, "The Rise of College-Educated Democrats," February 2, 2023, <https://manhattan.institute/article/the-rise-of-college-educated-democrats>.

③ 相关民调数据,参见"Exit Polls," CNN, November 23, 2016,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16/results/exit-polls>; "Election 2024: Exit Polls,"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4/exit-polls/national-results/general/president/0>; "Exit Polls," <https://www.cnn.com/election/2020/exit-polls/president/national-results>.

④ Ibid.

利后,调整战略以重新聚焦工人阶级选民的意图。^①

另一方面,共和党的传统选民基础正加速重构,呈现出更平民化与多元化的特征。首先,工人阶级的“底色”日益凸显。自2016年以来,在特朗普民粹主义的影响下,曾经长期支持民主党的美国工人阶级选民,其政治倾向逐步转向支持共和党。^② 工人阶级的这一政治转向受到多重因素驱动,其中最重要的是对民主党推行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身份政治文化的强烈不满。在美国,工人阶级主要以白人为主,多从事体力劳动,收入和教育水平相对较低,价值观念偏保守,且集中于中西部、南部乡村及经济欠发达地区。近年来,随着对工人阶级边缘化问题的关注日益增加,这一群体的政治倾向逐渐转向共和党。根据出口民调数据,在2016年、2020年和2024年的三场美国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在未接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群体中的支持率分别达到37%、35%和34%。^③ 这些数据反映了该群体对共和党持续和稳定的支持。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在少数族裔工人选民中的支持率也有所增长,大幅削弱了民主党在该群体中长期保持的领先优势。^④ 与此同时,共和党在高学历选民中的支持率出现停滞或下降的现象,可归因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其一,保守派媒体长期以来对校园抗议活动及言论自由冲突的负面报道,加剧了高学历选民对共和党的负面印象;其二,特朗普在任期内成功扭转了共和党在某些问题上的传统立场,导致部分高学历选民感到疏离;其三,保守派领导人几十年来持续将大学描述为与保守主义价值观相悖的机构,这进一步削弱了共和党在这一群体中的吸引力。^⑤ 202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共和党内2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的选民比例仅从1998年30%微增至

① Adam Wren et al., “Ken Martin and Kamala Harris were Winners Saturday. Billionaires and the Old Guard Took a Hit,” Politico, February 1,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2/01/dnc-chair-election-takeaway-s-ken-martin-00201948>.

② John Sides et al., *Identity Crisis: The 2016 Presidential Campaign and the Battle for the Meaning of Americ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30 ~ 154.

③ Zachary Wolf et al., “Anatomy of Three Trump Elections: How Americans Shifted in 2024 vs. 2020 and 2016,” CNN, November 6, 2024, <https://edition.cnn.com/interactive/2024/politics/2020-2016-exit-polls-2024-dg/>.

④ Jennifer Medina, “For Minority Working-Class Voters, Dismay with Democrats Led to Distrust,”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9,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19/us/politics/trump-working-class-voters.html>.

⑤ Joe Pinsker, “Republicans Changed Their Mind About Higher Education Really Quickly,” The Atlantic, August 21, 2019, <https://www.theatlantic.com/education/archive/2019/08/republicans-conservatives-college/596497/>.

2021 年的 31%。^① 其次,多元特征日益显现。长期以来,共和党的选民图谱以白色为主,白人选民构成了其核心支持群体。然而,自 2016 年以来,在特朗普的影响下,共和党逐渐吸引了更多少数族裔选民的支持。2024 年总统选举结果显示,特朗普在拉丁裔和非裔选民中的支持率分别为 43% 和 16%。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群体中,男性选民的支持率分别达到了 48% 和 25%,这一现象凸显了共和党在跨族群吸引力上的显著增强。^② 最后,年轻化趋势持续强化。共和党选民年轻化的迹象在 2016 年便已显现,并随着特朗普的连续参选而加速发展。在 2024 年总统选举中,特朗普在 30 岁以下选民中的得票率超越了自 2008 年以来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表现。^③ 可以预见,如果年轻选民持续加入共和党的趋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得以保持,该党的竞选实力将得到极大增强。

第二,政党—主义结合出现裂变。近年来,随着美国两党内部政治生态的演变,传统意义上的政党意识形态正经历加速转型。一方面,民主党内部的进步主义陷入发展困境,而“新中间主义”思潮逐渐抬头。从历史视角来看,进步主义思想起源于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进步时代”。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进步主义思想逐步边缘化。2010 年,随着金融危机的冲击与“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兴起,进步主义思想在民主党内部复兴,并再度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到 2016 年,伯尼·桑德斯将进步主义思想在民主党内的影响力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平。^④ 进步主义思想对美国民主政策取向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平等与财富再分配、气候变化应对、社会正义以及医疗与教育改革等领域。在这一思潮推动下,

① Daniel Cox, “The Democratic Party’s Transformation: More Diverse, Educated, and Liberal but Less Religious,” July 28, 2022, <https://www.americansurveycenter.org/research/the-democratic-partys-transformation-more-diverse-educated-and-liberal-but-less-religious/>.

② John Judis and Ruy Teixeira, “Trump Called His Win a ‘Historic Realignment’ of U. S. Politics. We have Our Doubt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3,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13/opinion/trump-republicans-realignment.html>.

③ Jon Schuppe and Kalhan Rosenblatt, “Yes, Trump Improved with Young Men. But He Drew Young Women, too,” NBC News, November 8, 2024, <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yes-trump-improved-young-men-drew-young-women-rcna179019>.

④ Amelia Malpas, “Win or Lose, Progressive Challengers have Influenced the Democrats’ Agenda,”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30,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9/30/progressives-democrats-the-squad-socialists/>.

民主党提出了一系列体现进步主义理念的政策,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推进警务改革以及强化气候变化应对措施等。然而,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主导政治早已开始右转,工人阶级对经济状况和移民问题的焦虑,以及对气候变化和身份政治等议题日益加深的厌倦,共同推动了右转趋势的加速。^① 反映在民主党内部,对进步主义的抵制情绪日益上升,其政策主张陷入困境。^② 同时,党内倡导“新中间主义”的“新中间派”崭露头角。首先,在选民动员层面,“新中间派”提出了“大众主义”理论,主张民主党应优先关注能够提升投票率的议题,而非不受欢迎的争议性话题。譬如,“大众主义”建议民主党减少对诸如“绿色新政”等争议性话题的强调,转而聚焦于联邦政府药价谈判、信用卡利率上限等更贴近民生的政策。其次,在政策制定方面,“新中间派”提出了“供给侧进步主义”。他们认为,民主党应以政策效果为导向,而非仅以竞选需求为导向——公共政策的核心应在于增加公共产品的供应,而非持续通过补贴支持医疗、教育和住房等领域中的私营供应商或消费者。^③

另一方面,共和党内部的传统保守主义逐步被保守民粹主义所取代。2016年的总统选举是美国历史上一次极为罕见的政治事件:共和党候选人特朗普借助茶党运动激发的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当选总统,极大加速了传统保守主义的衰退。从2016年演变至今,共和党的保守民粹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经济上倡导反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长期以来,共和党一直是全球化的坚定捍卫者,这一立场在冷战及后冷战时期表现突出。然而,进入21世纪后,共和党的政策取向逐渐转向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在2024年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承续了特朗普的反全球化主张,积极倡导贸易保护主义,以增强对工人阶级的吸引力。其次,文化上维护传统价值观与反进步主义。在价值观层面,共和党突出强调基督教,特别是福音派基督教在美国社会中的核心地位,并支持在公共场

① Bertrand Benoit et al., “The Progressive Moment in Global Politics is Over,”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28, 2024, <https://www.wsj.com/world/global-politics-conservative-right-shift-ea0e8d05>.

② Ruy Teixeira, “The Progressive Moment is Over,” *The Liberal Patriot*, October 24, 2024, <https://www.liberalpatriot.com/p/the-progressive-moment-is-over>.

③ Julius Krein, “The Other Realignment,” *American Affairs*, Vol. 6, No. 3, 2022, pp. 175 ~ 195.

所展示宗教符号。例如,2024 年 6 月,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籍州长杰夫·兰德瑞签署了一项法案,规定自 2025 年起,从幼儿园到州立大学的所有公立学校教室必须展示《圣经》中的“十诫”。^① 在文化取向上,共和党着重强调美国历史的独特性和伟大性,反对“修正主义”历史观,并对“1619 计划”等进步项目提出批评。^② 再次,政治上强调反建制与强化个人领导。对许多批评特朗普的人士而言,其保守民粹主义体现为本土主义、威权主义与反建制情绪的独特融合。^③ 在实践层面,共和党内的右翼民粹派,指责建制派更多服务于大企业和全球化利益,而非普通民众的福祉。^④ 这一批判不仅针对自由主义左翼精英,同时也指向右翼精英,包括小布什——里根保守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小威廉·巴克利等人。因此,特朗普的保守民粹主义不仅在政策实践上挑战了里根主义的理念与方针,也在意识形态层面动摇了传统保守主义的建制基础。^⑤ 此外,特朗普对个人领导力的强化是保守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保守民粹者往往塑造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形象,作为代表民意、对抗精英的化身。这种领导风格强调个人权威,常通过直接沟通绕过传统政治程序的方式,强化领袖与民众的“直接联系”。而特朗普行事风格与其不谋而合,成为保守民粹主义的重要特征。^⑥ 最后,外交上奉行民族主义与单边主义。在外交政策方面,保守民粹派主张“美国优先”的理念,强调单边主义的行为方式。受“特朗普主义”影响,共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逐渐强化单边主义倾向,这在经贸领域表现尤为突出。^⑦

① Anumita Kaur, “Louisiana Requires Ten Commandments to be Displayed in Public Classrooms,”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20,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ation/2024/06/19/louisiana-ten-commandments-schools/>.

② “1619 计划”是一项长期的新闻与课程计划。该计划是一种历史修正主义,对美国史上传统上受人尊敬的人物和事件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包括美国革命中的爱国者、美国开国元勋以及南北战争期间的亚伯拉罕·林肯和联邦。

③ Cas Mudde, *The Far Right in America*, London: Routledge, 2017, p. 48.

④ Alexis Chapelan, “Populist Conservatism or Conservative Populism?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New Conservative Revolution and the Political Education of Donald Trump,” *Perspective Politice*, Vol. 13, No. 1~2, 2020, pp. 8~19.

⑤ 陶文钊:《新政以来美国政治保守主义的演变》,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4 年版,第 663 页。

⑥ Aubrey Immanuel and Anne Marie Griebie, “The Personality Profile and Leadership Style of US President Donald J. Trump in Office,” 2020, https://digitalcommons.csbsju.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130&context=psychology_pubs.

⑦ 刘春朋:《“特朗普主义”的对华政策逻辑探析》,《美国问题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120 页。

第三,政党——派系现状出现变化。近年来,随着美国政治极化程度的加深,民主党和共和党内部的派系力量平衡正经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不仅涉及领导结构、性别与种族多样性,还涵盖了党内派系的动态演变,反映出两党在适应时代挑战和选民期望方面的转型。一方面,民主党内的派系演变主要围绕经济平等、社会正义和政府角色展开。首先,以“蓝狗联盟”为核心的温和派主张通过渐进式改革、福利国家构建、经济干预措施以及劳工权益保障来推进政策,同时在社会议题上采取温和立场。^① 其中,以拜登为代表的温和派试图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医疗改革延续新政传统,然而在党内进步派的压力下,其政策逐渐向左倾斜,在气候变化等议程上更激进。目前,尽管温和派仍掌控民主党内部机构,但由于选民群体的极化趋势,影响力面临挑战。其次,进步派致力于推动激进的社会正义目标(如种族平等与性别平权)、经济平等政策(如全民医保和财富税)以及气候变化应对措施,反对企业利益主导和军事扩张。^② 2016年以来,以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泰斯为代表的进步派,在年轻人、城市选民和少数族裔群体中的影响力持续增强。然而,其激进立场(如“绿色新政”)与温和派分歧显著,从而增加了党内分裂的风险。最后,技术官僚派强调数据驱动的政策制定、全球化的经济模式以及专业化的治理方式,倾向于与企业界建立合作关系,同时在社会议题上秉持自由派立场。^③ 尽管该派系在民主党内部仍占据重要地位,但由于工人阶级选民的流失以及反全球化情绪的日益高涨,其影响力正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拜登卸任后,党内温和派与进步派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2025年3月20日,四个进步派青年团体联名致信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指责他没有骨气对抗特朗普,要求其辞去领导职务,进一步加剧了民主党内部争斗。^④

① Marianna Sotomayor, “Dwindling Blue Dog Democrats Look to Stage a Comeback for Moderate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8,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3/08/08/blue-dog-democrats-congress-new-leaders/>.

② “Beyond Red vs. Blue: The Political Typology,” November 9,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1/11/09/beyond-red-vs-blue-the-political-typology-2/>.

③ Paul Krugman, “Do Democrats have a Technocrat Problem?”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2, 2022, <https://www.nytimes.com/2022/02/22/opinion/democrats-republican-objectivity.html>.

④ Holly Otterbein, “4 More Progressive Groups Pressure Schumer to ‘Stand Up’ or Resign as Leader,” Politico, March 20, 2025, <https://www.politico.com/news/2025/03/20/sunrise-gen-z-schumer-resign-00239959>.

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右翼民粹派在特朗普的推动下迅速崛起,对建制力量造成了严重冲击。从演变特征来看,共和党内部派系逐渐从以经济议题为主导转向以意识形态和文化议题为核心。首先,传统保守派的失势。传统保守派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有限政府、财政纪律和“鹰派”的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然而,自特朗普崛起以来,该派系的影响力显著下降,其代表人物米特·罗姆尼和布什家族日渐被边缘化,派系成员或被迫适应“特朗普主义”的主导趋势,或丧失党内话语权。其中,2018 年时任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下台标志着传统保守派在党内的彻底失势。^① 其次,宗教保守派的平衡。宗教保守派以基督教福音派为依托,重视社会议题,强调道德与家庭价值观。尽管该派系仍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力量,但影响力因“特朗普主义”的民粹化特征而有所分散。特朗普本人的个人行为并不完全符合宗教保守派的道德标准,但特朗普通过任命保守派法官、尤其是最高法院大法官,维持了宗教保守派对他的支持。^② 再次,自由意志主义派的萎缩。自由意志主义派主张个人自由、极小的政府干预,反对福利国家和社会规制,并在外交上倾向孤立主义。^③ 然而,由于其核心理念与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强硬移民政策相冲突,因此影响力进一步萎缩。最后,MAGA 派的强盛。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的 MAGA 派系融合了民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和反建制情绪,反对全球化、移民及政治正确。该派系通过在初选中支持忠诚候选人并清除异己,同时掌控党内机构(如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几乎将共和党改造为以特朗普为中心的“特朗普党”,代表人物包括马乔丽·格林和詹姆斯·万斯。^④ 随着特朗普第二次当选总统,MAGA 派系的统治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党内反对声音几乎消失。未来,派系演变可能取决于特朗普接班人的路线选择。

① Janet Hook, “GOP Loses Establishment Voice as Paul Ryan Steps Down,”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pril 11, 2018, <https://www.wsj.com/articles/gop-loses-establishment-voice-as-paul-ryan-steps-down-1523486782>.

② Elizabeth Dias, “Trump Pledges New Power Era For Christian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2024, A1.

③ Nate Cohn, “Libertarians are too Few to Provide Path to Victory,”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8, 2015, A15.

④ Philip Bump, “Figuring Out How Many ‘MAGA Republicans’ There Actually are,” *The Washington Post*, September 2,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9/02/trump-republicans-biden-maga/>.

二、美国政党重组演变的多重动因

2016 年以来,受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两大政党的演变进程明显加速,从而推动美国政党体系发生前所未有的深刻变化。

第一,两党主动战略调整。对民主党而言,自“水门一代”^①以来,党内自由改革派从两个方面推动了党的改造与重组。一方面是致力于重组党内精英结构。在 20 世纪末通信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民主党吸纳了大量“专业阶层”^②的精英人才,尤其在竞选团队和民意调查领域引入专业人士,使政治活动逐步具备高度专业化的特征。此外,在政治资金监管较宽松的环境中,民主党与科技、金融和房地产行业的高层捐赠者建立了紧密联系。这种双重变革不仅提升了民主党的专业能力,还为其政策议程的推进提供了更广泛的资源基础。另一方面是采纳新的选举理论,即认为赢得持久多数票的关键在于争取中产阶级郊区选民的支持。^③ 基于这一理论,民主党在选举资源配置上将重点置于郊区,而减少对农村及远郊地区工人阶级选民的关注。这一策略涵盖了部分富裕的地区、如波士顿 128 号公路沿线的郊区和芝加哥北岸地区以及一些典型中产阶级社区。自 1972 年以来,民主党在高收入选民中的支持率在各经济领域内呈现持续上升趋势。^④ 截至 2024 年,年收入超过 10 万美元的选民已成为民主党的核心支持群体。^⑤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共和党的自我重组更多体现为自下而上的过程,即基层选民的

① 1974 年,一批新的自由派领导人当选为国会成员,被称为“水门一代”,包括加里·哈特、蒂莫西·威斯和保罗·松加斯等。他们致力于推动国会的制度性改革,作为削弱劳工主导的民主党机器政治权力、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

② 自 20 世纪 60 年代末以来,民主党乃至整个美国的自由主义运动逐渐将重心转向了居住在大都市地区的白领、高学历且通常较为富裕的美国人。这些被称为“专业阶层”的选民通常就职于金融、科技和管理咨询等知识经济领域。

③ Lily Geismer, *Don't Blame Us: Suburban Liberal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4.

④ Henry Tonks, “The Democratic Party Realignment that Empowered Trump,” *Time*, November 7, 2024, <https://time.com/7173651/democratic-party-alignment-history/>.

⑤ Eva Xiao et al., “Poorer Voters Flocked to Trump — and Other Data Points from the Election,” *Financial Times*, November 10, 2024, <https://www.ft.com/content/6de668c7-64e9-4196-b2c5-9ceca966fe3f>.

变化驱动了上层结构的转型。自 1992 年起,白人工薪阶层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支持率持续缓慢上升。至 2016 年,特朗普不仅赢得了大量白人工薪阶层选民的青睐,还吸引了部分少数族裔工薪阶层选民的支持。^① 随着基层选民构成的演变,共和党的权力结构发生重大调整,传统上代表大企业、利益集团和少数精英的建制派逐渐被代表平民主义的民粹派取代。尽管特朗普本人并非平民出身,其倡导的政策理念却充分体现了基层选民的政治经济利益诉求。因此,共和党在政党纲领、治理理念、选民基础及政策立场等方面日益展现出“工人政党”的特征。^②

第二,文化战争的深入发展。美国文化战争的起源可追溯至 19 世纪 30 年代的宗教张力与文化冲突。2016 年以来,美国文化战争逐步从边缘性的意识形态争论演变为渗透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核心冲突,重心从传统的宗教与世俗之争,扩展到更广泛的身份认同和历史叙事的争夺,进而重塑了两大政党的竞争格局——民主党通过进步主义巩固多元联盟,共和党则强化保守派价值以动员白人选民。一方面,民主党在堕胎、种族平等、同性婚姻和移民等社会议题上坚持自由主义立场,反对以宗教道德为依据的干预,这一立场对受过高等教育和高收入选民具有强大吸引力,使其在政党偏好上普遍倾向于民主党。同时,鉴于民主党长期推动种族正义和性别平等,美国少数族裔和女性选民仍以较高比例坚定支持该党。另一方面,对共和党而言,文化战争推动了其政党形象的转型。自 2016 年起,特朗普通过强化“反建制”与“反精英”的鲜明立场,并凭借对共和党的强大控制力和影响力,完成了对该党的重塑。^③ 2024 年 7 月 15 日,被提名为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万斯提出“文化战争即为阶级战争”的观点,认为对抗进步精英的文化价值观是维护工人阶级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必要前提。^④ 而随着以万

① Nate Cohn, “Why Trump Won: Working-Class White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9, 2016, <https://www.nytimes.com/2016/11/10/upshot/why-trump-won-working-class-whites.html>.

② Patrick Ruffini, “The Emerging Working-Class Republican Majority,” *Politico*, November 4, 202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3/11/04/new-republican-party-working-class-coalition-00122822>.

③ Michael Lind, “Trump’s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is Complete,”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1, 2024, SR4.

④ Ian Ward, “55 Things to Know About JD Vance, Trump’s VP Pick,” *Politico*, July 15,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4/07/15/jd-vance-55-things-trump-vp-00167882>.

斯为代表的“新右派”的崛起,共和党的文化战争正从内到外推动共和党全面重组。^① 值得注意的是,社交媒体的发展通过独特的传播机制、算法效应和动员能力,极大推动了美国文化战争。首先,它加速了信息的传播和情绪的放大,使观点碎片化并强化了群体极化。其次,它的算法推送偏好内容,形成“信息茧房”,从而助推了虚假信息的扩散和群体情绪的激化。^② 最后,它提升了普通党员和基层选民的话语权,削弱了党内精英的主导地位。到2025年,这一趋势在特朗普重新上台的背景下更加明显,共和党利用社交媒体巩固民粹主义,而民主党则在进步派推动下深化文化正义议程。文化战争从精英争论演变为全民参与的“数字战争”,社交媒体无疑是最有力的驱动引擎。

第三,特朗普个人的影响。特朗普并非传统意义上仅局限于反对大政府的共和党政客,这类角色自1932年以来在该党中颇为常见。他对传统的“新政争论”缺乏兴趣,转而承诺推动根本性的政治变革;摒弃既有政治蓝图,抛弃支撑数代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的正统教条,依托直觉探索全新的激进路径,并誓言超越新政时期的党派体系,开辟崭新政治篇章。^③ 从选民基础的重构到政策议程的调整,特朗普不仅重塑了共和党的核心特征,还通过加剧两党分化,促使民主党内部进行重新定位与调整。具体而言,特朗普对两党重组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维度:一是选民基础的重构。特朗普成功动员了“被遗忘的美国人”,尤其是“铁锈带”地区的白人蓝领工人、乡村居民和教育程度较低的选民。这些群体在全球化浪潮中感到被边缘化,而特朗普的反全球化、反移民和“美国优先”口号精准回应了他们的诉求。^④ 这种选民结构的转变直接改变了共和党的支持基础,从传统

① Clay Risen, “What’s So New About the ‘New Right’?”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0,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8/10/magazine/jd-vance-new-right-republicans.html>.

② Joshua Busby, “Social Media and the Scholar in an Era of Hyper-Nationalism and Fake News,” *Political Science & Politics*, Vol. 50, No. 4, 2017, pp. 1004 ~ 1007.

③ Frank J. DiStefano, *The Next Realignment: Why America’s Parties Are Crumbling and What Happens Next*,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19, pp. 350 ~ 351.

④ Lisa Lerer and Michael Gold, “Trump’s Lamenting Appeal to Nonwhite Voter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1, 2024, A1.

的富裕郊区选民转向更广泛的工人阶级。^① 二是政策议程的重组。特朗普通过经济民族主义、反移民政策和文化保守主义,重塑了共和党的政策方向。他推行的“白人身份政治模式”深刻改变了共和党内部格局,几乎所有质疑其言论种族敏感性的人士都遭到排挤、压制或立场调整。这也促使民主党领导层在移民和民权等议题上急剧左倾,以回应自由派选民对特朗普政策的强烈抵制。^② 三是权力结构的重组。特朗普借助民粹主义,重构了共和党的权力结构,显著削弱了传统建制派的影响力,使极右翼势力逐步成为该党主导力量。^③ 特朗普对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挑战促成了民主党内部进步派的兴起,进而深刻影响了该党的政策议程。^④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当选将民主党转变为了一个“无情的实用主义政党”。正是这一实用主义导向,使民主党在 2020 年提名拜登作为候选人;同样,实用主义导向也促使该党在 2024 年放弃了对拜登的支持。^⑤

第四,经济结构的加快转型。美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可追溯至 20 世纪 70 年代的全球化浪潮与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包括钢铁和汽车等美国传统制造业逐步衰退,而金融、科技和高端服务业逐渐崛起。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 2020 年的数据,制造业在美国就业中的占比已从 1979 年的 22% 下降至 2019 年的 9%;与此同时,服务业和高技术行业的就业占比在此期间大幅提升。^⑥ 在此背景下,美国两党的政党重组进程明显加速。首先,经济转型推动了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转向。传统上,白人工人阶级是民主党的重要支持群体,特别是在“铁锈带”地区。然而,全球化引发的工厂关闭和就业机会流失使这一群体感到被边

① Nate Cohn, “How Trump Won, Again,”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6,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11/06/upshot/trump-election-victory.html>.

② Michael Scherer,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Drives Trump, and the Republican Party Under Him,” The Washington Post, July 16,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white-identity-politics-drives-trump-and-the-republican-party-under-him/2019/07/16/a5ff5710-a733-11e9-a3a6-ab670962db05_story.html.

③ Irie Sentner, “How has Trump Transformed the Republican Party? Look at the Platforms,” Politico, July 18, 2024, <https://www.politico.com/interactives/2024/republican-platform-trump-changes/>.

④ John F. Harris, “5 Ways Trump has Remade the Democratic Party,” Politico, May 31, 2019,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9/05/31/trump-remade-democratic-party-227033/>.

⑤ Ezra Klein, “Trump Turned the Democratic Party into a Pitiless Machine,”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18, 2024, <https://www.nytimes.com/2024/08/18/opinion/pelosi-trump-biden-harris.html>.

⑥ Katelynn Harris, “Forty Years of Falling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November 2020, <https://www.bls.gov/opub/btn/volume-9/forty-years-of-falling-manufacturing-employment.htm>.

缘化。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16 年的数据,在未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选民中,共和党的支持率为 59%,领先民主党 26 个百分点;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群体仍普遍倾向于支持民主党。^① 这种转变源于经济转型给白人工人阶级带来的失落感,而民主党在全球化议题上的温和立场未能有效回应他们的需求。经济转型同样对少数族裔工人阶级产生影响。尽管这一群体传统上倾向于支持民主党,但特朗普的经济民族主义政策(如承诺推动制造业回流),吸引了部分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少数族裔选民。2020 年一项研究显示,特朗普在拉丁裔选民中的支持率从 2016 年的 28% 上升至 2020 年的 32%。^② 其次,经济转型加速了高学历专业阶层的政治倾向转变。美国经济结构转型催生了一个日益壮大的高学历、专业化的中上阶层,该群体主要从事科技、金融和教育等行业,并因全球化和服务经济的扩张而受益。他们倾向于支持自由贸易、社会多元化以及环境保护政策。在 2016 年至 2020 年间,拥有大学学历的白人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优势扩大至 14 个百分点,这在郊区和城市地区尤为显著。^③ 最后,经济转型加剧了地理间的经济和政治分化。“铁锈带”州因制造业衰退而倾向共和党,而沿海科技中心和金融中心则成为民主党的大本营。2020 年大选数据显示,特朗普在农村和小城镇的支持率高达 65%,而拜登在城市和郊区的支持率分别达到 66% 和 54%。^④

第五,社会运动的广泛兴起。自 2016 年以来,美国社会运动的活跃度显著增强,这些运动不仅揭示了社会深层的分裂与诉求,还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重组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特朗普当选总统及其引发的政治极化,为社会运动提供了重要的催化因素,而这些运动反过来加速了两党在选民基础、政策方向和内部派系结构上的转变。具体而言,首先,“黑命攸关”运动促使民主党将种族正义

① “The Parties on the Eve of the 2016 Election: Two Coalitions, Moving Further Apart,” September 13, 2016,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16/09/13/the-parties-on-the-eve-of-the-2016-election-two-coalitions-moving-further-apart/>.

② Geraldo Cadava, “How Trump Grew His Support Among Latinos,” The Atlantic, November 9, 2020, <https://www.theatlantic.com/ideas/archive/2020/11/how-trump-grew-his-support-among-latinos/617033/>.

③ Alan Abramowitz,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merican Electorate,” March 23, 2023, <https://centerforpolitics.org/crystalball/the-transformation-of-the-american-electorate/>.

④ Ruth Igielnik, “Behind Biden’s 2020 Victory,” June 30, 2021, <https://www.pewresearch.org/politics/2021/06/30/behind-bidens-2020-victory/>.

纳入核心议程。在 2020 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该党首次明确承诺推进“系统性种族主义改革”,^①随后拜登政府提出了《乔治·弗洛伊德警务公正法案》,这一举措反映了党内进步派的显著影响力。然而,这一进程也加深了温和派与进步派之间的分歧。与此同时,“黑命攸关”运动的激进形象推动共和党吸纳了更多对“觉醒文化”不满的工人阶级选民,其中包括部分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群体。根据皮尤研究中心 2023 年的报告,仅 40% 的白人民主党人、35% 的亚裔民主党人和 33% 的拉丁裔民主党人支持“黑命攸关”运动的相关改革诉求,凸显了这一运动在民主党内部引发的分化。^② 其次,“我也是”运动推动民主党在性别平等议题上采取更为激进的立场,如积极推进反性骚扰立法。然而,这一趋势也加剧了党内围绕“身份政治”的争议,温和派担忧过度聚焦性别议题可能导致男性选民的流失。^③ 对于共和党而言,尽管特朗普曾面临性丑闻指控,但他通过提名保守派法官,成功安抚了宗教保守派,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我也是”运动对党内造成的潜在冲击。最后,“停止窃选”运动通过清除党内反对特朗普的温和派代表,如利兹·切尼,促成了 MAGA 派对共和党的全面主导。^④ 截至 2024 年,共和党内部机构已完全由特朗普的忠诚支持者掌控。

总体而言,自 2016 年以来,美国政党重组进程的加速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两党内部的战略调整为其重组提供了内在驱动力,文化战争推动两党从经济议题的分歧转向身份认同的对立,特朗普及其“特朗普主义”通过刺激作用促使两党发生相反方向的演变,经济结构转型通过阶层分化重塑了两党的选民基础,主要社会运动从外部施压推动两党重组。这些因素相互叠加,尤其在 2016 年和 2024 年两次大选中集中显现,从而推动共和党从传统的保守主义向民粹主义

① “2020 Democratic Party Platform,” August 17, 2020, <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documents/2020-democratic-party-platform>.

② “Support for the Black Lives Matter Movement has Dropped Considerably from its Peak in 2020,” June 14, 2023, <https://www.pewresearch.org/social-trends/2023/06/14/support-for-the-black-lives-matter-movement-has-dropped-considerably-from-its-peak-in-2020/>.

③ Jeremiah Castle et al., “The Effect of the #MeToo Movement on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Ambition in 2018,”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73, No. 4, pp. 926 ~ 941.

④ Larry Bartelsa and Nicholas Carnes, “House Republicans were Rewarded for Supporting Donald Trump’s ‘Stop the Steal’ Effort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Vol. 120, No. 34, 2023, pp. 1 ~ 6.

转型,同时促使民主党从工人阶级联盟转向以进步主义精英为核心的联盟。

三、美国政党重组演变的影响

自 2016 年以来,美国政党重组进程显著加速,以特朗普当选为关键转折点。这一过程不仅深刻重塑了美国国内政治格局,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极化的程度,同时也对美国的外交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

首先,进一步加剧美国的政治极化。近年来,民主、共和两党内部的基层选民与精英阶层呈现持续“同质化”趋势,在对等极化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界线。在政策领域,这一分化表现为两党在诸多议题上的立场分歧不断扩大且难以弥合。一方面,为强化对立立场,民主党在进步力量的推动下逐步向意识形态光谱的左端偏移,出台了一系列进步主义政策。2020 年拜登上台后,其政府逐渐背离传统的中间主义治理理念,转而推行多项带有浓厚进步主义特征的政策措施:一是在经济领域,拜登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税收政策调整,旨在确保富人和大企业承担合理税负,同时提倡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并支持《保护组织权利法案》,以强化工会权利,保障工人集体谈判权益;^①二是在环保领域,2022 年 8 月 16 日,拜登正式签署《通胀削减法》,计划投入 3700 亿美元用于清洁能源和气候变化领域,以推动相关环境政策目标的实现;^②三是在社会领域,上任伊始,拜登即签署第 13985 号行政令,要求联邦机构评估相关政策对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影响,从制度层面推进种族平等;^③四是教育领域,拜登政府推出“美国家庭计

① The White House, “Statement by President Joe Biden on the House Taking Up the PRO Act,” March 9,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3/09/statement-by-president-joe-biden-on-the-house-taking-up-the-pro-act/>.

② Amy Wang, “Biden Signs Sweeping Bill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Lower Health-Care Costs,” The Washington Post, August 16, 2022,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2022/08/16/biden-inflation-reduction-act-signing/>.

③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President Biden Signs Executive Order to Strengthen Racial Equity and Support for Underserved Communities Acros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3/02/16/fact-sheet-president-biden-signs-executive-order-to-strengthen-racial-equity-and-support-for-underserved-communities-across-the-federal-government/>.

划”,为所有 3~4 岁儿童提供免费学前教育,并积极减免学生贷款以减轻其经济负担。^① 另一方面,特朗普明确反对拜登政府主导的方向,批评其为“社会主义化”和“过度政府干预”的体现。^② 2025 年 1 月 20 日,特朗普在第二任期首日签署超过 200 项行政令,其中包括撤销拜登政府期间颁布的 78 项行政措施、命令及备忘录。此外,他签署行政令正式退出《巴黎气候协议》,几乎完全否定了拜登政府在气候治理领域的全部努力。^③ 在特朗普的领导下,共和党持续向“特朗普化”和“宗教保守化”方向演变,进一步拉大了与民主党的理念分歧。结果是,这一两极化趋势使美国政党政治陷入一种恶性循环:两党斗争升级导致政策制定困难甚至失效,进而削弱国家治理能力,加剧社会矛盾,最终推动两党对立进一步升温。

其次,加快美国政治重组的进程。政治重组是指美国历史上特定时期内,选民的党派忠诚度、社会群体的政治支持模式以及政党的议题与政策优先级发生根本性转变的现象。这一过程通常重塑政治权力的分布,并对一个或多个政党未来数十年的地位产生深远影响。^④ 从内涵来看,政治重组主要涵盖四个核心方面:一是选民忠诚度的转移,指特定选民群体转而支持另一政党,如 20 世纪 60 年代后,美国南方白人逐渐脱离民主党的“新政联盟”,转投共和党;二是社会群体的政治重构,即选民的阶级、种族、宗教或地理区域结构发生变化,如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期间,工人阶级、少数族裔和知识分子成为民主党的主要支持力量;三是政策与意识形态的重组,即政党通过调整议题吸引新支持群体,如 20 世纪 80 年代里根领导的共和党将“自由市场”和“小政府”政策确立为核心议程;四是历史背景的驱动,即政治重组常与重大危机或变革相伴发生,如经济衰退、战争

① The White House, “Fact Sheet: 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 April 28, 2021,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tatements-releases/2021/04/28/fact-sheet-the-american-families-plan/>.

② Austin Sarat, “Why Donald Trump Says His Enemies are ‘Communists’,” Politico, June 22, 2023, <https://www.politico.com/news/magazine/2023/06/22/donald-trump-red-scare-communism-00102990>.

③ Zolan Kanno-Youngs et al., “Trump’s Executive Orders: Reversing Biden’s Policies and Attacking the ‘Deep State’,”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nytimes.com/2025/01/20/us/politics/trump-executive-orders-list.html>.

④ Peter F. Nardulli, “The Concept of a Critical Realignment, Electoral Behavior, and Political Chan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9, No. 1, 1995, pp. 10~22.

或社会运动。历史上,美国经历了五次政党重组,奠定了当今政治体系的基础。^①作为重要组成部分,两党演变的加速持续推动美国政治重组的进程,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选民忠诚度的转移。当前,民主党的传统蓝领选民正加速转向共和党,而原先支持共和党的高学历选民则大量流向民主党,两党选民忠诚度呈现出明显的“置换”趋势。二是政策立场的倒置。2016年以前,两党定位相对清晰:共和党以里根时代的三大支柱——小政府财政保守主义、宗教右翼及外交政策鹰派为核心;民主党则代表工人阶级、变革及自由主义活动家的利益。这一模式形成了可预见的人口分化和长期稳定的选举格局。然而近年来,两党在部分议题上出现立场互换。如今,共和党积极倡导工人阶级利益,抨击精英阶层,致力于保护国内就业机会,并质疑传统外交政策;而民主党则倾向于维护建制规范和既有外交政策共识。^②三是社会群体的分野。随着美国国内政治极化的加深,社会群体在政党归属上的分化愈益显著,具体体现为民主党和共和党在选民阶层、种族、教育水平及地理区域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优势领域。^③在此背景下,美国社会的社群固化趋势愈发明显,为未来政党体系的演变提供了结构性基础。

最后,美国外交战略的内缩倾向持续深化。2016年以来,随着民主党内部进步力量和共和党内民粹势力的增强,美国外交政策逐步呈现内向收缩趋势。一方面,进步主义外交政策依托三大核心支柱展开。一是政治与经济平等主义。这一理念通过制定政策推动妇女及其他边缘化群体的政治权利与经济机会得以体现,同时在贸易协定中强制纳入强有力的劳动与环境保护条款,并将军事援助与人权条件挂钩。例如,民主党进步派参议员桑德斯在竞选纲领中倡导“以民主、人权、外交、和平及经济公平为核心的外交政策”。二是反对不必要的战争与过度军国主义。进步主义者主张减少对武力的依赖,倾向于通过谈判解决争端,并对军事联盟持谨慎态度、认为其可能刺激对手并加剧国际紧张局势。三是反

① Frank DiStefano, *The Next Realignment: Why America's Parties Are Crumbling and What Happens Next*, Amherst, NY: Prometheus, 2019, p. 16.

② Nate Cohn, "Trump's Re-election Defines a New Era of American Politics," *Th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2024, A13.

③ Joseph Aistrup et al., "The 1990s Party Realignment of U. S. Presidential Elections: Geographic Sorting of Counties by Blue or Red,"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4, No. 4, 2023, pp. 636 ~ 668.

帝国主义理念。该理念源于 19 世纪末对欧洲帝国主义扩张的回应,成为左翼及进步思想的重要基础。二战后,随着反殖民主义运动的兴起,西方的进步主义者,包括民权运动及反种族隔离运动的活动人士,常通过资助民族解放运动支持其斗争事业。^① 另一方面,共和党内的民粹主义外交思想则主要由三大要素构成:一是“国家优先”与孤立主义。民粹主义外交强调将国家利益置于国际事务的核心,典型体现在特朗普时期的“美国优先”政策,通过减少国际责任优先保障本国经济利益。二是反全球化与多边主义。民粹主义将全球化及外部经济竞争者视为国内经济问题的根源,将贸易赤字和技术流失等问题归咎于此。这一立场在特朗普发起的中美贸易战及对欧盟、日本等传统盟友施加高关税中得以凸显,旨在保护美国工人和产业。三是反移民主义。以民族主义为旗帜,民粹主义视外部文化与价值观为对美国传统的威胁。^② 因此,反移民成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的常见主题,并在其当选后积极推动限制移民的政策与立法。^③ 从影响上看,一方面,民主党进步派的政策倾向可能对国际格局产生多重效应:其平等主义和反战立场或将削弱美国在全球军事部署中的主导性,如减少对中东的干预,可能导致地区权力真空,进而为伊朗或俄罗斯扩大影响力创造条件;^④ 其贸易政策强调环境保护和劳工标准,可能推升全球生产成本,迫使发展中国家调整经济结构,但也可能因成本上升削弱美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⑤ 反帝国主义理念或减少对新兴国家的直接干涉,间接促进地区自主性的增强。^⑥ 另一方面,共和党民粹主义的“国家优先”和孤立主义倾向可能动摇北约等军事联盟的稳定性,推动欧

① Megan Stewart et al., “The Progressive Case for American Power: Retrenchment Would Do More Harm than Good,” *Foreign Affairs*, June 18,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progressive-case-american-power>.

② Matthew Goodwin et al., “Asymmetric Realignment: Immigration and Right Party Voting,” *Electoral Studies*, Vol. 80, 2022, pp. 1 ~ 7.

③ Corina Lacatus, “Populism and President Trump’s Approach to Foreign Policy: An Analysis of Tweets and Rally Speeches,” *Politics*, Vol. 41, No. 1, 2021, pp. 31 ~ 47.

④ “A Blueprint for a Progressive U. 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 July 15, 2024, <https://tcf.org/content/report/a-blueprint-for-a-progressive-u-s-foreign-policy-in-the-middle-east/>.

⑤ “A Trade Strategy for the Post-Neoliberal World,” October 23, 2024, <https://www.americanprogress.org/article/a-trade-strategy-for-the-post-neoliberal-world/>.

⑥ Gordon Friedrichs and Jordan Tama, “Polarization and US Foreign Policy: Key Debates and New Findings,”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59, No. 5, 2022, pp. 767 ~ 785.

洲加速构建独立的防务体系;^①其反全球化政策可能加速全球供应链的重组,这将加剧经济集团化的趋势;^②而反移民主义会恶化与邻国的外交关系,进而影响拉美地区的稳定。^③两党政策取向的共同作用,或导致全球政治经济与军事格局产生结构性重塑。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华政策上,尽管两党日益趋同,均视中国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但共和党更倾向单边主义,主张通过单方面施压遏制中国;而民主党则更注重多边合作,强调构建对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④

四、结 语

从历史上看,美国政党重组通常与重大的社会、经济或政治事件紧密相连。自2016年以来,美国政党重组展现出新的特征、动因和影响;而2024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标志着重组迈入新阶段,推动两党在选民基础、意识形态、核心议题及权力结构等方面发生显著转变。产生这一转变的主要动因之一是社会分化与经济不平等的加剧,这激发了选民对传统政治架构的不满,从而催生了民粹主义和进步主义的兴起。具体而言,共和党内部右翼民粹势力逐步取代建制派,全面掌控制权力体系并推动深层变革;而民主党因传统选民流失及党内进步派的影响,难以重返中间路线,其重组进程取决于内部力量的相互博弈。这一重组进程对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及外交战略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国内层面,两党选民结构与议题偏好的分化进一步加剧了政治极化;在外交层面,随着民主党进步派及共和党民粹派力量的增强,美国传统对外战略呈现内向收缩态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两党对华政策的分歧逐渐缩小,可能使未来中美关系面临更大不确定性。因此,中国需制定灵活而审慎的战略,以有效应对美国政党重组演变所带来的新挑战。

① Rubrick Biegon and Soraya Hamdaoui, “Anti-Populism and the Trump Trauma in U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No. 5, 2024, pp. 1857 ~ 1875.

② Lawrence Broz et al., “Populism in Place: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75, No. 2, 2021, pp. 464 ~ 494.

③ Annie Correal, “Trump’s Deportations Push Central America Into Henchman Role,” *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25, 2025, A11.

④ Jessica Chen Weiss, “The Case Against the China Consensus,” *Foreign Affairs*, September 16, 2024,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united-states/case-against-china-consensus>.